

兵生活作品系列



女兵事

冯紫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兵事 / 冯紫英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兵生活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08216-2

I. ①女… II. ①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3328号

责任编辑:脚 印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16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2

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216-2

定价 1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难道你不知道不朽的游吟诗人

的唯一主题吗？

那就是战争的主题、兵家胜败的主题、

也就是理想的军人成长的主题。

——惠特曼

目 录

女儿当兵	1
剪长发	9
笑也要打报告	17
哭一脸盆儿	23
胆小	28
小脾气	34
美容秘籍	42
以书养颜	48
时装秀	55
军裙	61
“闺房”	68
吃零食	75
伙食	83
减肥记	88
喜欢	93
“那口子”	98
倒霉了	102
混编连	108



压军被	114
针线活儿	121
妈妈呀	129
卧谈会	135
女兵的节日	144
唱着过	150
“撒娇歌”	156
舞啊	163
左壶右包加挎包	171
卧姿装子弹	178
岗位	184
打针记	189
背码记	194
听笑容	199

女儿当兵

当兵,当女兵,当一个潇洒神气的女兵,是多少女儿梦啊!

如果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投笔从戎的托词,也许女儿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写下“圆儿时梦想”、“女兵漂亮”、“好玩儿、新鲜”、“当兵光荣”、“换个生活环境”、“多看一番人生风景”,也许吧!当兵去,也许理由多多,也许只因为喜欢。喜欢没有理由。但私下里,我合计着:就为练练这身“排骨”身材吧!但面试时,什么“报效国家、服务人民……”这些话却振振有词脸不变色心还跳地自然而然地全用上了!整得诸位主考官同志举双手赞成,最重要的是好像还加了一分。女儿心思,你真的不懂,呵呵!

梦想终归只是梦想,无论如何迷彩如何绚烂,在许多文化人眼里在传统的观念里却并不多情更没有诗意,说什么“女”字意味着纤弱和娇嫩;“兵”字意味着粗犷和勇猛,两者十万八千里根本沾不上边。那个叫莎士比亚的男人更狠,说什么女人的名字是弱者,这种思想早OUT啦,还被人当成经典一引再引,真搞不清什么东东!

有一阵子,女儿们好像也仅有两个称呼:大家庭的未婚婚者谓之“小姐”,结婚者谓之“太太”。地位低下的妇女,就称“女





当兵，当女兵，当一个潇洒神气的女兵，是多少女儿梦啊！

仆”、“奶娘”、“妓女”，唯独没有心仪的“女兵”，名不正呢！

事实情形上，战争、兵戈什么时候忽略过这些“小女子”、“弱女子”，女儿家家的不容易呢。《史记·田单列传》记载，田单把“妻妾编于行伍之间”，从而使全城的军民士气大振。据希罗多德说，大月氏的妇女参加战争，并且制定了处女们非杀死一个敌人不准结婚的规定。读到这样的史实恩格斯想必是感慨万千：“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变革。”这样的“酵素”生发出异样的战争之花。商王武丁一位叫妇好的妻子，武艺了得，立下赫赫战功，想必文化人都知道，有史可查呢；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梁红玉不仅为女儿挣足了面子，而且她们美丽的身影不让须眉的故事仍然咿咿呀呀地在茶馆、舞台，在大地、人间一遍遍地演绎着传奇，传唱着梦想，日日长吟，随风流转。

毛主席讲得好：“世界上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他老人家深刻地指出，“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多长女儿们的志气！

向前进，
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红色娘子军，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王九焕在血与火的战场



上为主席的话做了最好的脚注,续写了新的传奇。

于是乎也就有人这样赞美:女兵,英姿飒爽,把女儿柔情、美丽,与战士的勇武、刚强集于一身。听着舒坦,感觉甚是,甚是!

好是真好,而一到动真格的,却不那么好玩儿了。由于指标受限,女兵征集一直实行“计划分配”。相对于男兵指标的公开透明,显得“保守”多多,有时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分配名额了,更何况从开始体检,到政审,再到定兵,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选谁不选谁,怎么样进行等,整个过程进展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平头百姓很难知晓,有梦的女儿家这边还张罗着圆梦,也许那边“黄花菜都凉了”。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年春节,当某女孩穿着一身军装兴高采烈回家探亲时,左邻右舍才得知其已服役一年有余。实际上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那女孩妈的她大伯的儿子的媳妇的小子的战友是县人武部部长,这大家都能理解。可这样一来,给大家的印象好像就是“当女兵的不是家里有钱,就是有关系”似的。

其实哪能一斑代表全豹呢?部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朝着人才敞开着。比如,你有文艺方面的特长,会表演、唱歌、跳舞,或者有体育特长,最好能在县里省里等拿过名次获过什么大奖,大家都很认“奖”噢!再比如,你对卫生、医疗略通一二——像我冯兵,模样端的不俏,只是爱瞎写胡画,能蹦善跳,想不到,这当儿也派上了用场!这还只是从特长上说。

女兵征集对象条件高着呢,通常主体为各级各类本科、大专、高中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年龄,应届高中生为十七岁至十九岁,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放宽到二十三岁,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放宽到二十四岁。且对身体素质、学历、面试才艺和政治素

质四项内容进行量化打分,并进行面试考试,综合评定后,按分数高低确定参加政审人员名单。

在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七大姑八大姨、准备好了这证据那证书之后,心怀绿色梦的女儿们便乘着大巴车从各乡体检点、人武部到县体检站体检了。

“冯兵、王兵、刘兵……”尽管登车时点过名,但下车后,武装部的张干事又集合队伍点了一次。

“别紧张,来,深呼吸。”体检开始了。在检验科,因为激动,心跳得厉害,直觉得脸涨得慌,额头上渗出一串串汗珠,负责采血的医务人员忙轻声安慰,直到稍稍平静下来,才开始采血。医务人员悄悄地说:“人情绪紧张会影响血液浓度。”我尽力调整着自己,我叫不紧张。“放松,再放松!”在内科,医务人员面带笑容,对坐在凳子上的我讲授“要诀”。人的正常心率是60—100次/分钟,有时心率与紧张有关。我极力挤出笑来:小样的,有啥紧张的呢,可别刷我,我合格着呢!

一项一项体检烦琐而复杂,对女儿们而言,如同过关斩将,哪一关都是“生死关”。女儿们的脸个个红扑扑,眼神灼灼的既紧张又刺激,还有几分兴奋,直到临近晚上八点体检项目才基本结束。体检完最后一个项目,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抽空儿瞄一眼,公民应征体检表,上面是一整天的累累战果:身高167cm,体重47公斤,视力2.0,牙齿正常,听力正常,嗅觉正常,血压120/80,胸片透视正常,心电图无异常,妇科检查正常,肛门正常,肝功化验结果要等到明天才能出来——想想刚才脱衣服检查的情景,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据说,从开始报名、体检、政审到最后定兵再到军营训练,层层把关,全程淘汰。哇噻,好刺激哟!



那一晚,不知怎地,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为了父母,为了自己,为了那个美丽的、绿色的梦。只要能穿上军装,我几乎是咬牙切齿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干!“观今日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也”。小女子吴淑卿联合陆国番、姚雪琴等,上书给都督黎元洪。她还说,她要求参军的目的,并非图目下之荣耀,只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也。好像也表明了我此时此刻当兵尽义务的心声!

这以后一段时间,就像是被搁浅在海滩的贝壳,虽然沐浴过大海的恩泽,尚听得见大海诱人的涛声,却只能静静地睁大了眼睛等待着,等待着波涛汹涌,等待着希望的来临,抑或那等待只是无望。谁知道呢?等待的日子就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漫长——那是一个潮涨潮落的日子啊!

公 告

今年,我县是江苏省征集女兵试点单位,这八名女兵是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从三百名应征适龄女青年中层层严格筛选出来的。

经县征兵办公室研究,接兵部队走访,报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复,我县八名体检、政审“双合格”女青年光荣批准入伍。现将女兵名单公布如下:

冯兵 李兵 谢兵 陆兵 何兵 胡兵 王兵 刘兵

征兵办公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当兵了! 我当兵了! 我在心里呼喊着重!

一遍又一遍地用目光抚摸着自已的名字，我想着啊想着，从此以后，我是一个兵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擦得亮些再亮些！

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和妈妈睡在一个被窝里。娘儿俩唠了一宿像一箩筐碎珍珠一样珍贵而又无用的私房话。

天亮了，我还想对妈妈说些什么，可说些什么呢？环着妈妈的脖子，好像有些“无语话凄凉”了！

妈妈说：“疯丫头，再看不到你在跟前闹腾了！”说着，眼圈却红了。

军装发下来了，我索性将曾经流行一时的百褶裙、蝙蝠衫一件件叠起，让它们沉睡箱底，把这皮鞋那休闲鞋放进橱子深处，像“忠诚和大无畏精神的典型”加内特一样“抛弃女性的优美服饰”，将弱小的身体交给那身肥大的绿军装。久久地看着镜子里身着绿军装的自己，捏捏领口、扯扯袖口、拉拉衣襟，转一圈，再转一个圈圈，抬起右手，敬——礼！敬——礼！小时候看邻家男孩常常头戴柳条帽、腰扎武装带，虽然吸溜吸溜的鼻涕有损其威武形象，但最诱人的是那把别在裤腰带上的木制手枪，觉得好神气，好帅呆，心里都有点弗洛伊德了，便总缠着老爸给做一把。

而梦，绿色的女儿梦，真的实现了！镜子里那个傻傻的、英姿飒爽的女兵，是我吗？女兵是天底下最潇洒的人，而自已真的成了一名女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耳边似曾响起伟人的声音。

“丫头，照顾好自己。”

“到部队要听领导的话！”

.....



妈妈边叮咛边用手抹着眼泪。

列车渐行渐远,妈妈跟着火车跑动着、挥动着双手……

“丫头,照顾好自己!”

“打电话呵!”

有泪水漫过眼帘,且有过河之势,这有损共和国女兵形象啊!我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呵呵,真的水漫金山了,那老莎士比亚的话要应验了,不,我别过头去!

一队队女兵,好美啊!

剪 长 发

自古长发就是女人的标志。《妆台记》中说：“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敷之铅粉，其髻高曰凤髻。又有云髻，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始皇宫中悉好神仙之术，乃梳神仙髻，后宫尚之。后有迎春髻、垂云髻，亦相尚。”“亦相尚”就是大家跟着学，“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为美跟风，自古有之，亦是前赴后继啊！

遥想当年，美女如云，莲步轻移，娉娉娥娥，青丝如墨，自是一番气象。司马相如《美人赋》曰：“云发丰艳。”李贺《美人梳头歌》云：“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美人梳头之时，如云黑发飘散开去，散发阵阵幽香，何等美丽！

董桥写道：“浓郁乌亮的长发加上那匆匆一挽的姿态，早就成了中国言情文字的关键语言。”而千年青丝却和女兵无缘。

当兵后，第一件事，就必须从“头”做起，剪掉自己心爱的长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女军人发辫不得过肩，女士兵不得烫发。”

女兵们想不通：《条令》干吗和头发过不去？

回答简洁而深刻：整齐划一。



“经连里研究决定,全连都剪成‘小男式’。”那个本来看还
挺顺眼的连长,这会儿怎么看怎么都不招人待见的杨兵连长站
在队列前,顿了顿,脱掉军帽,拍着自己的脑袋说:“人人以我的
头发为标准。”话音未落,队列里就叽叽喳喳地嚷开了。“连长的
头哪还叫头,整个一皮球嘛。”这样的话连长是听不见的。连长
正色道:“想当女兵,先过头发关。”一脸的不容置疑。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女青年香依·法克内尔,在报考南卡罗来
纳州的一所士官学校时也遇到了同样恼人的剪发难题:入校时,
必须剪去一头棕色卷发,同该校所有男生一样留光头。为了一
头秀发,告到了地区法院,也依然剪掉,没商量。

王兵刘兵们遇到的难题一点也不比香依遇到的问题轻松。
晚饭后,排长在女兵宿舍的台阶上把着,从一班开始,一个一个
的点名出来,就像监狱里提审犯人。一班之后,就是二班,看前
面几个姐妹泪眼婆娑地去了,我们,个个就像是已经判刑的犯
人,等待执行。

可爱的小女兵刘兵刚到连队时,一头乌黑的秀发让大家羡
慕不已,用手拢拢,“嘿,飘柔的效果,又柔又顺!”惹得女兵们个
个像得了红眼病似的。而这会儿刘兵的眼圈自个儿先红了。

叶芝深情吟咏:

散开你的秀发……

坐在理发室里,照着镜子,看着自己的一头秀发,有几分留
恋,几分不舍,像是做最后的告别,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眼睛不
知不觉间湿润了。刘兵软声细语地和理发师套近乎,请手下留
情,“能少剪就少剪”,理发师说:“不过衣领,这是部队的规定。”

理发师剪一下,刘兵就滴下一串泪来,最后竟哭得泣不成声,连站在边上监督的副班长也忍不住滴下几滴清泪。理发师心软了,果真少剪了三寸,归队后,张兵班长眼睛放电似的左看右瞧,唯独视刘兵的泪眼都不见,脸一沉:“不行,回去重剪!”如此,又进了三次理发店,每次只剪掉寸把长,头发硬是剪不短。最后,张兵班长亲自督阵。刘兵坐在理发室的椅子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妈呀,妈呀,我的头发完了!”

看着留了多年的长发变成了碎发,一溜儿好几个女兵也许是受了刘兵的传染,个个直哭得梨花带雨,但泪水只能是祭奠礼,决不是挽留式,又一阵刀光剑影,在不断挥舞的剪刀下,什么参差不齐式、倒扣瓜皮式、无鬓角式、左短右长式隆重出台。最关键的是前面的头发只剩下半寸长,一点刘海都没有——起初女兵们怯怯地不敢照镜子,似乎理去了飘飘长发就失去了柔软的心灵躲藏的屏障。一只怯生生的白色的小猫咪正在窝里安稳地静卧着,突然被人把遮蔽的窝棚给猛一揭了去,只惊得弓圆了身子,白绒球一样地蜷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珠惊诧地窥视着,小小的心里时时刻刻胆颤心惊着。就是心硬的班长也仰起了脸,怕泪水会止不住流下来:都是女人,知道爱发如命是女儿家的天性,一袭长发披肩,多美!

有女兵含泪赋诗:

长发诚可贵,
当兵价更高。
戎装女儿俏,
长发不惜抛。



而这会儿，刘兵捧着刚刚剪下来的秀发，轻轻摊开手帕，小心地把它包了起来，眼泪仍在不住地流，耳畔响起的尽是“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的歌声。而第二天早上，女兵们个个“怒气冲冠”，头发全都耷了起来，个个活像刺球，刘兵含着眼泪哇呀呀叫得最欢！

唐代女子晁采曾赠诗给心上人：“依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觅向无人处，绾作同心结。”长发绾君心，幸勿相忘矣！女兵们在一阵泪雨滂沱之后，伴着梁咏琪款款深情的表白，“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无有长发以绾君心，暂且同一头青丝相忘于江湖吧！

头发如韭菜，割了一茬，不出一个月，便会“春风吹又生”。于是，女兵的头发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更是个经常性问题。探亲回来，捎个披肩发回来，说是“入乡随俗”。部队文艺汇演，哪少得了刘兵王兵，汇演结束，顶个蓬蓬头回到连队，声明是“演出需要”、“领导同意”。《条令》规定，不让烫发，就自力更生，把仅有的几绺刘海用夹子拧出一丝丝波浪，如微风吹过水面时密密的细细的涟漪状。但这一招一式哪能逃得过门岗和巡逻的眼睛。

“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同志，请您注意军容风纪！”

要不，电话打到连里。女兵们脸庞发红，连干部脸皮由白泛青。

更难过的还是部队每月履行一次的军容风纪大检查。

女兵们一溜儿站好了。一声“脱帽”的口令。

军务科长军务参谋在女兵们的眼里，个个眼睛“贼亮”，“抓